

奇缘

爱攻心浪子回头，有情人终成眷属。

负心汉天良丧尽，痴情女多遭蹂躏。

邹志安 著

奇 缘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奇 缘

邹志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18 千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4-03543-2/I·817

定 价:8.60 元

鬼魅无形 读者有情

——邹志安《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序

陈忠实

早就想写一点有关志安的文字，从他离开当代文坛的时候就产生过这个念头，直到他周年已过，我依然未提起笔来。我后来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情感的脆弱，畏怯因而无力触动情感世界里的那一潭水。我推着未写，实际是一种逃避。这种逃避痛苦的情况已不是头一次发生，6年前，我的尊师挚友蒙万夫刚交50猝然谢世，那时志安还写过一篇心情沉痛而又激越的悼文，而我却是一周年后才写了一篇回忆与蒙交谊的文章。路遥逝去后，我除了在告别仪式上那篇极简短的悼词，后来也未再写什么文章，其实有许多往事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志安的死亡更加深了我的心理畏怯，以至那情感脆弱到不堪一击了。

我已经不再单纯把疾病看作是病魔，无论是蒙万夫先生的心肌梗塞，无论是路遥的肝硬化腹水，抑或是志安的肺癌，不单是病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专门谋杀天才的阴毒的鬼魅。鬼魅无形，残害天才和善良却绝不放手松口。然而我终于获得了掀动那一潭情感水波的勇气，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六本志安的以爱情为系列的探索性长篇小说，并要我作序。我欣然应诺，连自己适宜不适宜作这个序都不顾及了，这勇气显然不单是来自于个人情感，而

是来自于读者。读者在作家邹志安去世后所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同情，《文学报》发起的募捐活动响应者二千余人，作家和文化团体惺惺惜惺惺且不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募捐者几乎包括了社会分工中的所有职业者，尤其是那些退休干部工人和中小学生。我曾经在接过《文学报》主编酆国义先生送交的捐助者名单时心里一沉：鬼魅无形，读者有情。

去年以来，邹志安有三部长篇小说遗稿在他谢世后陆续出版，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热情，书的销量可观。欣慰的同时我也惊讶不已，我清楚这三部长篇是进入九十年代的新作，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次重新出版的六部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均为八十年代后几年的作品，此前他曾写过二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篇小说，且不说文字数量究竟有几百万，单是9部长篇的数量起码在陕西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是遥遥领先于所有生者和死者的。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成果全部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十三、四年间完成的，是在他32—46岁这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创造出来的，我惊讶一个人竟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也钦佩他如此巨大的创造热情，智慧和天才且不论它。

在我看来，作家的全部创造理想和生存欲望，概莫能大于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作家从事创作劳动的全部意义或者悲剧都在这里。这里就触及到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缘由的理解，不过是作家艺术家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体验进行到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所形成的各个迥异的独特体验渲泄出来，凝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韵戏剧

一幅绘画一曲交响乐，以期与读者或观者听者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过是实现两颗心灵交流沟通的媒体。文学艺术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各种肤色各种语系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以至不惜生命而进行创造活动的全部缘由。这样，我才能更贴近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和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本体实质；这样，我也才能更贴近邹志安十数年间创造出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本质性内容。

又有谁能理解，进行着如此巨大劳动的志安，是嚼着酸菜喝着包谷糝子进行这样沉重的劳作的呢？

我和志安大约是先后一年为妻儿转办了城市户口，因为我在西安郊区办事较方便，户口虽进城了我依然住在乡下，图得个耳根清静。志安把妻小户籍转入城市随即举家由礼泉老家搬到西安。他搬来老母妻子儿女和侄儿的同时也搬来了酸菜缸。乡村人淹制酸菜的粗瓷大缸便堂而皇之搬进省作家协会的家属楼。这个时候初获经济改革实惠的城市居民悄然兴起了新“五大件”取代旧“五小件”的革命。然而作家邹志安此时还不能废置或淘汰酸菜缸。凭他不足百元的工资和低微的稿酬，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和接济残疾弟弟两口的生活，就只能继续乡村农民包谷糝子就酸菜的水平。鲁迅先生说“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志安吃的是西北人用萝卜缨子红苕叶子淹制的酸黄菜，挤着大量的奶。

即使这样，在他身患绝症的1992年春天，他依然应

《文学报》和《陕西日报》联合征文写下了那篇《不悔》的短文。那时候，中国文坛正七嘴八舌讨论“文人下海”的新兴话题，原因是商潮滚滚的现实使文人们感到了生存危机和某些心理上的不平衡不自在。那时候，陕西文坛与志安先后起步的作家哥们弟们，对他不幸被无形的鬼魅擒获而扼腕长叹，动心的叹惋里也包含着善良的抱怨，抱怨他写得太急太猛太不注意劳逸适度了。我也在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时这样抱怨过。当我读到短文《不悔》时便哑然，那种痴情于文学的专注和强悍的精神，使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更高境界里的独立理解，孑然绝不混同某些庸俗和市侩的患得患失斤斤争逐。这个《不悔》支撑着他原本并不雄健现在已经开始憔悴的身体，而那躯体里依然灌注着某种魔力，我看得出来还是文学这个魔鬼。他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渲泄出来展示出来，把他体验到的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美好和卑鄙、欢乐与痛苦，崇高与齷齪、鲜花与蛆击，展示给他热切关注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与他们交流和沟通。

在生与死的阴阳交界处，他沉静如铁地宣布：

不悔！

庸俗的我还能再抱怨他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便变幻着志安的种种眼神，有激烈辩论的生气逼人的灼灼之光，有慷慨陈述艺术主张时的睿智，有沉醉忘情于乡野逸闻笑话的顽皮，有搞点小动作捉弄某个可笑角色的诡谲，有倾心谈叙心事情曲儿的忧伤。然而留给我最难磨灭的却是两种眼神。大约是他写这几部

爱情系列长篇那几年间，记得某天早晨我从乡下垫居处回到作协大院，在门房取信时见到志安，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像是传染了红眼病，我问他是否感染了，他摇头坦然地笑笑说没有。我便肯定他是夜里熬得太久了。我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常是夜里三点钟爬起来写东西，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干活，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次出外开会同住一室，天亮时我就睁眼看见他扶案疾书的背影。那时候他的爱情探索系列大约正写到欢处，一本又一本抛出来，熬红眼睛似乎已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难以忘却的第二种眼神一想起来就令我凄凉。在他垂危之际我去看他，把我们能想到的让他揪心的四件事一一明确告诉他，让他放心。他已处于半昏厥状态，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口腔已不能发出一丝声音，判断他清醒或昏迷的标志便是他的眼神。那眼神已经失去光泽而笼罩着一片昏暗，当着黑色的眼球基本可以固定在眼眶中央时，他是清醒的，我便抓住短暂的机会说出关于对他老母亲的生活安排，他便点一下头。当那黑色眼球翻转上去隐没起来时，我说的事就毫无反应，他又昏厥了。他已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微弱到连眼球都不能自控了。四件关于老人妻子儿女等生活工作安排的事间断了几次等待了好久好久才交待完毕，也包括我的几次哽咽说不出话而耽误了他清醒转来时的机会。

垂死者留下的凄凉是我的。

生的欲望直到垂死的最后一刻依然在那眼神中忽游闪现，并因其不可逃避最后的破灭而更显得凄楚动人，那是

一种不息的强烈创造欲望破天时的依然顽强的信念：不悔！

文学这个魔鬼啊！

我不想再多回忆几十年来的相识和相交，可资回忆的往事太多了。七十年代初，我们几乎同时在陕西地方文学杂志上发表图释“阶级斗争”的小说处女作，我们共同欢呼中国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我们又是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作协专业作家的队列，我们无数次一起去参加种种文学集会且同居一室。我们友谊甚笃也免不了争执，我们互相信赖也发生过猜忌，然而终究都化解冰释了。在他逝后一年，他生前的一位好朋友赵润民找到我，说志安病危时他去看他，志安向他说了几句关于我的话。赵润民刚说了一句我便潸然泪下，并制止他再继续说下去。这样的话听一句就够我受用一辈子了，多听一句就觉得心灵承载不起。赵润民说他想看到我写志安的悼念文章。越是这样，我越发不敢触及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泓情感的潮水。我又想了，写了又能如何？不过是给活人看的，对于失去至亲也失去精神和生活依托的老人妻子儿女来说，现在最需要最难为的自然还是生计问题。为了不能忘怀的那两种眼光，我是想尽到一个同志同行朋友的心意去做一些事。

往事如烟，如潮，如泪，如血。这篇序文显然不是我倾泄那种交织着血雾泪潮的地方，依然潜存心底。但有一件事却忍不住要写。我的母亲陪女儿念书先我住进城市，母亲住不惯是可以理解的。她和邹志安母亲在同一条巷道里也不知怎么就认识了，彼此谁也不知道她们的儿子是友谊可以的朋友。她们是在视对方肯定来自乡下可以说话时自

然认识的，因为她们两位老人的穿戴包括说话的神气和走路的姿式都保存着乡村风姿，与那些城市老太太在一切方面都迥然各异，像动物可以嗅到同类的气味一样互相靠近而结伙成帮了。她们成了朋友并开始频繁的互访活动，她操着礼泉口语，我母亲则是灞桥土著，些小的方言差异不能构成阻碍。有一次，我发现案上有一包包谷糝，母亲说是“志安妈拿来的，今年的新包谷糝。”我大为感动，一包包谷糝竟然令我动情。

志安去后，我多次去其家看那位老人，每一次都向她发出邀请，请他到我们家去和我母亲聊天拉闲话，用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说明我母亲因高血压腿脚不灵了，况且我的楼层低。这位老人一次也未登过我的家门。去年中秋节时我又发出邀请，不料老人家哭出声说：“我想去哩我想去哩我咋不想去吗！我去看见你跟你妈在一搭，就想起我娃。我娃这阵儿在那达哩……”我听了几乎心肝碎裂，一句话也说不出。

作为志安的朋友，我虔诚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你们为志安终其一生而不悔的事业的血泪结晶提供了重新走向读者的机会，这些作品我已无意评说，让他们走向广阔的心理空间吧；作为志安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艺术体验的一次排炮般的展示，相信会沟通无以数计的男女的心灵。这样，我在面对他的眼神和那位老妈妈的眼睛时，自觉能够既不虚伪于艺术也不虚伪于人生。

1994.3.14 草于小寨

3.15 改写于西安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魅力独具的情爱变奏曲。

故事发生在关中某城一隅的几户寻常人家。郑家二兄弟英俊正直，血气方刚。老大郑明在一次奋不顾身与歹徒搏斗中赢得了年轻漂亮的女医生郭兰兰的芳心，不料一伙曾在车上划破女性裤子的流氓地痞为了报复，在其间挑拨生事，制造“花案”，险些使二人分道扬镳。老二郑亮从军戍边，屡立战功，负伤住院时与女护士林果儿发生恋情。林果儿为了爱情，报名参战，不幸牺牲，给郑亮留下的是不尽的情思……暴发户宁偏胖善于投机钻营，家有钱财，其儿宁平却不务正业，整天调儿浪荡，以勾引女人为能事。有的被他骗，有的把他骗。突一日却看中了漂亮文静、气质高雅的闻改君，办法使尽，却使她无动于衷，正在欲火难熬之时，闻改君提出让他先取得“五大”文凭，再与她来往。宁平一时性起，真的发狠上起电大。身兼某厂供销科长，已届中年的苏兴对尚在乡下的妻子白彩凤早已厌倦，正变着法儿闹离婚。平时更是玩女人成癖，对本科会计、风骚的阿秀早已占为己有，两人臭气相投，勾搭成奸，纵欲纵性，不知廉耻。苏兴为达离婚之目的，不惜唆使黑店老板诱引白彩凤卖淫，借以栽赃。水性扬花的阿秀又投他人怀抱，苏兴这才想起昔日与白彩凤的种种风流……

1

在城的西南郊，渭河北岸，有一片狭长的林子，以大冠杨、钻天杨和歪脖柳为主，夹有椿、榆、洋槐和几株桃树，已不知何年何月何人所植。更不知何人何时，还是一片斜斜的土坡上，种了许多柏树，如今都有碗口粗细。这林子南绕渭水，北临一漫漫小坡，坡上是东西一条公路。春日里，常有年轻男女在林子漫步，尤其留恋那几树桃花；初夏就有人来采洋槐花，长竹竿上绑了铁丝钩搭，把大朵槐花连同细枝咔嚓扭断；夏末就有孩子来偷毛桃，更有游泳者把衣服脱在林子里，白身子在林间闪耀，扑通一声跳进河里；而附近村落死了人，大凡殡棺入土的，就在这里来采柏朵儿垫棺底。

北坡下边的林子稀疏，那年城建部门开辟出一块空地，约有十五丈见方，砌了红砖围墙，大门朝东；在里边盖了四户家属院，都是平顶钢筋水泥结构，各开小门，自成体系；又另有两间门房。这儿远离城区，没人注意，且环境

优美空气清新，城建部门一正三副四位领导人，其实是偷偷专为自己盖了这房子。他们知道十年之后，城市建设必然扩展到这里来，那时他们先入为主，住得一定最为舒服自在。事实上，房子盖好不到三年，就有一家中外合资的彩电厂，在北坡上公路那边的平地上，连片楼房赫然耸起，东西扯了足有四五里地。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也各在这小院东边建起一栋家属楼；财税两局联合，也在小院西边建家属楼……这是后话。

当日小院落成，悄悄的不放鞭炮，并悄悄地出动大车小车，先给城建局局长搬家。搬家在农历的当月十五日完成，入夜局长一家就住了进去。圆月露面时，局长在新居设宴，招待三位副局长和几个最密切的科长，喝酒，谈天并商定三位副局长搬迁之期。局长送大家出门时，大家都已喝得半醉，司机好久找不到面包车的钥匙，后来找到了又半天发动不着车子。局长对司机道：“你觉得你行不行？不行了别硬开，大家就在这里挤着睡一夜。不要胡里胡涂，把车开进渭河里去！”

大家也对司机道：“反正我们把命都交给你了。”

汽车摇摇摆摆，上了那小坡后，局长看见，那明洁的圆月正好升到东边林子那棵最高的钻天杨树的梢头。

当夜无风，就只有渭河流水的鸣溅声。大家累了一天，早早安歇。

局长因为兴奋，一直就迷迷糊糊睡不踏实。身旁的婆娘早入梦乡。忽然有一股细细的乐声传来。局长侧耳听，这乐声给人的感觉奇妙之至——它跟现代人们听惯了的那些

音乐决不相同，没有那种浓烈狂放甚或剧烈疯狂，也不是那种缠绵悱恻的低吟漫唱，也不是古装电影电视里那种罄钟齐鸣余音绕梁；没有鼓声铜钹声锣声，也没有唢呐和长号短号，没有钢琴、洋琴，也没有板胡、二胡、京胡声，也没有黑管、长笛、风笛和笙之类，也不像大小提琴与琵琶三弦类……它不知用什么样的弦管，弹奏出一组整齐和谐的音响，不徐不疾，不高不低，变化不大，却没有重复，偶而夹杂着颤悠悠的银铃声。像悄悄穿过林子的清风，像梦中的泉流，像儿时的一阵迷幻，像亲人的呼唤或吟哦，似有若无，最远古也像是最现代。人顷刻勾魂摄魄般便沉溺其中，又忽儿心神惊悚，正如梦魇一般。

局长起初还确以为是在梦中，试了一下，分明醒着，听到婆娘的鼻息声。他把耳朵贴到婆娘鼻子跟前，以为他把那鼻息声误当成音乐。但乐声分明还在，像来自隔壁房子，可能是儿子还开着收录机。他就趿了鞋去敲儿子的门。

“你不看啥时候了，还不半收录机？”

儿子被吵醒，嘟嘟哝哝道：“谁开收录机了？神经病！”

局长忍气在儿子房门上贴耳听了听，声音不像来自这里。又扒到女儿房门上去听，也不是。又以为耳朵出了毛病，揉了揉，那乐声分明还在。

一时全家人都被弄醒。大家聚在局长卧室，细听了一阵，都听到了那种古怪的音乐。儿子道：“这音乐好像有一股冷气——”女儿裹着睡衣，脸色先发了白。老婆道：“是不是电视机串线了？”去听了听，电视机无声无息。局长就领着大家到院子里来，以为是渭河流水的声响。大家屏息

静听，南边的流水声哗哗啦啦，哪里像什么音乐！儿子突然低声道：

“我听这声音在北边……”

大家就都朝北边看。其时月至中天，光亮如同白昼。北边小坡上就是那片柏树林子，明明灭灭，给人恐怖的感觉。大家就都打个冷颤。听着好像真的来自那片柏林。儿子道：“我去看看！”局长道：“你把衣服穿好……”又觉不放心，就跟儿子一起去，让母女俩先把门关好。

儿子拿了他从派出所哥儿们那里弄来的小型电警棍，局长拿了手电筒，又提了切菜刀；父子俩人出东大门，绕过一片柳棵，钻上柏坡。柏树其实栽得很疏朗，把月亮漏下，迷离婆娑，墓地一般怕人。儿子指指正中一处小柏密集之处，两人悄悄绕去。局长哗地亮起电筒，喝道：

“谁在这里，半夜了还不睡，干什么呢？”

但那小柏丛中只有一蓬蒿草，一个人影也没有。父子俩搜遍柏林，又绕宅一圈搜了别的林子，又到渭河岸边。月光下流水点点闪亮，水中的沙洲上也闪着沙砾的光亮，对岸的村庄影影绰绰，东边的城市灯火辉煌。父子俩呆了阵，又倒回来，叫开门，老伴惊慌道：

“快来，在这里呢……”

只见女儿伏身在局长卧室的大衣柜下，耳朵几乎贴地，这时站起来满脸转颜转色，说：

“就在这大衣柜腿腿下边呢！”

儿子先听，然后局长听，然后婆娘再听，一致证实：确实就在这下面！最后全家人就挤成一堆，对着这大衣柜，默默

无语。但听得那乐声仍然不紧不慢，如怨如诉，像歌宴宾朋，又像悼念亡灵，悲悲凄凄，说不尽的平静从容，道不完的幽远追思。

“唉——”局长长叹了一口气。

第二天，局长就举家从这宅院里搬了出去，又搬回南郊城建局家属楼。局长受了这一夜惊吓，此后就一直精神不好。半年后，检查出是晚期胃癌，不久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本局家属楼上有许多人放鞭炮。当时适逢国庆，放炮的人说是庆祝国庆，但许多人明白他们是在庆祝局长的死。可在机关送的挽幛上，照常规写了“永垂不朽”“高风亮节”等字样。

2

关于这所宅院子夜时分有奇乐响起一事，城建局长当时只告诉了三个副局长。副局长们毛骨悚然，面面相觑，再不敢搬进去。大家决定严格保密。但是越是保密就越是容易泄露，不久就弄出一片风声，说那宅子半夜有鬼乐队演奏，有的就说“专门演奏哀乐”，——加上局长一死，许多人就更相信那是哀乐。朝上追溯一下，好像从前在这一带枪毙过很多人，其中似乎有过一个强奸杀人的乐队指挥；一定是这人不甘寂寞，培训和指挥着一支鬼乐团。后来越传越广，有人说他夜半驱车经过此地，听到有人大声叹息，影影绰绰有一群人出了那院子，腋下好像夹了乐器之类的东

西：到河边去；还有两人抬了一架大乐器，类似老式织布机……以后证明那人所见不错，但那不是鬼乐队，而是一伙盗贼，偷挖了那里几架门窗。

城建局的人相当焦虑，怕传多了被上级知道，真的追查起他们当初建房的用意，那就大大不利。想着把这房赶快分下去。申请住房的人不少，但一听到那所宅院去，人人都朝后缩。

局长死后不久，那宅院更成了人们议论中心。城建局的人正忧心忡忡之际，忽有一个笑咪咪的老婆子找上门来，主动要求住到那宅院去。

这老婆子的男人姓郑，原是公共汽车司机，工作认真，脾气挺大，50岁上就积劳成疾死了；大儿子郑明顶了班，当公共车售票员。郑嫂的二儿子郑亮，参了军，远在南疆。郑嫂在住房问题上，属于那种无能无力又能将就的一层人；跟儿子郑明，住在中山路七星巷大杂院里，只有一间房子，房外用油毡棚了狗窝般一个厨房。郑明成了大小伙，跟母亲住一起极不方便，只要天气渐暖，他就在屋外支床。郑嫂担忧郑明将来可怎么定媳妇，——人家姑娘一听是这等住法，谁还肯来？何况还有一个郑亮。若按常规申请排队，牛年马月也轮不上她。二儿郑亮，精明能干，在广西边境接待本市慰部团时，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了房子问题。当时团长很认真地记了，回来也催过城建部门；答应得很好，但终没解决。啥人操啥心，郑嫂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西南郊这所宅院的事，就起了意。

当时接待郑嫂的房管科长，见郑嫂矮矮胖胖，嘴角眉